



真假赛先生：寂寞与喧嚣

朱德泉

中国京剧院有出名戏，叫《真假美猴王》，唐僧耳软心活，不能明辨是非，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糊涂虫”形象，用新闻界的眼光看，此人“缺乏当师傅的公信力”。

反观今天的综合类报刊，“真假赛先生”的活剧其实也屡演不绝。一些或猎奇、或愚昧，或打着科学幌子传播谬误的所谓科技新闻正如六耳猕猴般兴风作浪。最近一家都市报就有条“探索发现稿”被广为传播，说湖南78岁老太怀孕，堪称医学奇迹。报道在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后不得不自打嘴巴：所谓怀孕原来是此人吃鹿茸造成的内分泌失调和体态急剧变化。再往前数，“水变油”、“永动机”、“从恐龙蛋中提取DNA”等惊爆“发明、发现”不知让全国多少家媒体都集体“失过身”。综合类报纸如此，医学科普性杂志也不能幸免，《家庭医生》就曾错误地把慢性传染病的病原体结核杆菌说成是“传染病的头号杀手”，结果被人家《咬文嚼字》狠狠“咬”到痛处。如果报刊作为“启民智”的载体不断传播错误甚至荒谬图一时之快误导受众，那么久而久之受众就会从喧嚣中得出“读报防上当”的结论，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就会大厦将倾。

2004年5月20日《科技日报》公布了我国第5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在对18个国家公众对科学知识了解程度的调查显示，我国名列最后，仅18%，已构成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严重滞后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媒体特

别是读者众的市场综合类报纸又该为第一生产力出什么力值得反思。

我国综合类报纸经过20年来的发育、发展，在社会新闻、政教新闻、经济新闻、文体新闻等领域都进行了相对充分的竞争，内容的同质化在所难免。寻求新的内容创新，形成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优质差异化报道高地显得尤为重要，而科技公共传播是当代传播领域中充满活力、新意和创新的富矿，空间巨大。美国自由论坛曾组织美国公众投票，评选20世纪世界100条重大新闻。评选结果中，科技新闻所占的比例居首，高达37%，而体育和娱乐两类新闻相加仅占3%。为了让媒体成为科学和外行民众之间的信使，《纽约时报》很早就设立了科技版，日本《读卖新闻》设立了至少有30几名记者的科技报道部。国内的《南方周末》，其科学版在“核酸风波”、“基因皇后”等重大新闻事件中发出的理性、科学声音被广泛转载，为该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近期我注意到，《中国新闻周刊》也调整组织机构，进行了专门从事科技报道的分工，这说明借助西方先进的科技传播理念强化科技新闻也已西风渐进。而综合类报纸在这新一轮的内容竞争方面表现相对滞后。

资讯的快节奏、读者的浅阅读正成为综合类报纸特别是日报新闻消费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和网络媒体相比显然并不具备优势，因为后者信息传递更快、读者鼠标选项的间隔更短、其海量存储空间报纸又无法比拟。如此，这种让人浅阅读的印刷纸的前景就更加堪忧。对21世纪的市民来说，

无论是各种社会行为的选择，还是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要求对科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增加科技新闻含量可以优化自身内容结构、减少读者生活、工作决策的不确定性。这既是竞争的需要，更符合当代读者的需求。

事实上，目前新闻报道行业分工的各个领域都蕴涵着科技富矿，即使一座城市中，科技改变生活、人以科技为本的鲜活事例也层出不穷，做都市报贴近读者的科技新闻传播显然不能靠成立个科技报道部就能独立完成的。在以上所说是新闻相对充分竞争的诸多领域，寻求与读者生活密切关联的事例入手，强化新闻的科普性、贯穿于胸的科学精神应当成为新时代记者新闻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失实转载暴露的是采编队伍特别是编辑环节的科技素养不高的软肋。“高露洁牙膏事件”、杜邦“特富龙不粘锅事件”以及“苏丹红事件”等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预警上，耸人听闻的误导和断章取义的炒作造成了一起起莫须有的“信任危机”，让受众陷入并不存在的科技信息恐惧症，教训深刻。

综合类报纸加强队伍的专业培训，提高专业素养，在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中，认真、小心求证，对不确定科技信息运用平衡原则立体展现、表述不同观点应当成为科技新闻的编排原则。毕竟，传播的偏向也会造成公信力的衰减。

(作者为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副总编辑)